起首以大意說而關鎖承接尤有精神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十二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說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唱起大綱領）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道在即師在絕世識論

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承接緊有精神吾師道也吾師其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繳本意是故發盡上意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從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上說了至此却立意起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一等說翻前人非生而知之之意今之衆人其去聖人

恥于從師而高自盻睞者讀此靦顏

體貼人情親切有味

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抑揚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此二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

讀音豆下並同

兩意關鎖文法巧

前以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得切

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結上一句。有神力。有關鎖。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敎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爲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明。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可謂不明。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就鄙賤處說喩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應前位卑則足羞。恥也官盛則近諛。主意說此二句佳。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爲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

諛音余

轉換起得佳

應前吾師道處意綱目不

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慨嘆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藥師百工之人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

郯音琰 萇音長

亂結有力

二古字與篇首古字相應

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學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郎問之。郎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語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況他人乎。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又歸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呂東萊曰。此篇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

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却不
失本旨。
樓迂齋曰。柳子厚荅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
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
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是以
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
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
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
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文如常山蛇

勢。救首救尾。段段有力。

李九我曰。昌黎文章。材力本絕人。學問又盡工夫。故能變態不測如此。細玩篇中全使袁盎傳意做骨法者。

孫月峯曰。語語皆剴切。文公非輕以師道自任者。

凡六節轉換

數語描寫龍之變化

緊跟上弗靈于龍句伸縮步驟

雜說一　　韓愈

龍噓氣成雲。喻聖君。雲固弗靈于龍也。喻賢臣。○此謂聖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為聖

既曰雲弗靈又曰雲亦靈既曰雲不能使龍靈又曰龍不得雲無以靈既曰龍依雲又曰雲從龍種種轉折波瀾

含蓄無限

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轉賢于聖君。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此謂爲人君而無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在臣。賢臣所爲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謝疊山曰。主意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

天下之大功。

呂東萊曰。描寫神龍之變化。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端倪莫狀。可謂筆端有神。

唐子西曰。此文如神龍夭矯。咫尺間有千仞之勢。

呂東萊

天下

見有賢相然後賢才爲之用

有賢才而無知者與無賢才同

待賢才不知其能立事功而吝其祿位安可成事功

雜説二

韓愈

感慨悲婉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樂音岳不常有。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駟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翻出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總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

結出上之人不識賢才

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謝疊山曰。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始可以展布。

李九我曰。是一篇借喻格。結語咏嘆含蓄。味更雋永。若柳子厚梓人橐駝等傳。非不借喻。而結露正意。覺未淵宏矣。韓所以高。

惜計天下對說

合說醫天下

雜說三

韓愈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惟（默　瘠音迹）（察其脈絡之病與無病而止）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惟精察其國之大綱小紀。或理或亂之如何。猶魯秉周禮。未可動之類。則紀綱之理也。又如不及百年。吾其戒之。則是紀綱之亂也。）天下者。人也。（天下之勢。猶人身也。）安危者。肥瘠也。（安與危。猶人之肥瘠。）紀綱者。脈也。（國有紀綱。猶人有脈。）脈不病。（大脈不見病證。）雖瘠不害。（雖人形瘠瘦。不害大體。猶紀綱不亂。雖天下有亂之形。亦不害其安康之大體也。）脈病而肥者死也。（六脈苟病而形之肥如故。將有大病臨之。死亡無日矣。亦猶紀綱苟

計天下而以紀綱存亡發之

有亂萌。雖國勢之安。不足恃也。通于此說者。通此醫家之說。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其知所以爲天下之紀綱者乎。夏殷周之衰也。三代夏殷周之季世。皆有衰亡之證。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諸侯間起爭奪而兵車之戰伐日行矣宜其速致敗亡也傳數十王。然夏自太康之後。殷自祖乙之後。周自幽厲之後。各傳數十餘世而不可動搖。而天下不傾者。而天下之勢不遽至于敗亡者。紀綱存焉耳。紀綱已立。世代守之而長存耳。秦之王天下也。秦之混一天下以王也。無分勢于諸侯。秦人罷侯置守。是天下大勢不分于諸侯矣。聚兵而焚之。收聚天下兵器。鑄爲金人十二。自謂可久安也。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秦皇欲一世傳萬世。乃止于二世胡亥。而天下遂至傾亡。

又對說

結出箴窺語

不可扶者也紀綱亡焉耳。大綱小紀俱亡焉耳是故。總意結斷四枝雖無故。人之四體雖安然無事盡其人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亦視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之中雖安然無事之可憂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亦視其紀綱如何爾憂其所可恃。憂其四枝之所可恃者懼其所可矜。懼其四海之所可矜者善醫善計者其扶持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茅鹿門曰。以紀綱爲治天下之脉。名言也。

汪玄杓曰。善計天下。所以治民。善醫所以壽民。相形相喻。合說分說。凡作譬喻題

文當法之。

先叙異蛇之毒方見服是役者之不得已

所謂之生而致死之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荆湖南路永州之野間產生異常之蛇。黑質白章。黑色形質身有白文。觸草木盡死。毒氣觸犯草木皆死。以齧人無禦之者。以口噬人無能拒而禦之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然人得而熔乾為腊脯。然後用以克藥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已止也。踠曲腳也。足疾瘻頭瘇也。一曰久創癘疫也。去死肌。除去已死之肌肉如癰癤之腐爛者。殺三蟲。殺三尸之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其初國之太醫官以王命之嚴求聚集此蛇以備用。歲賦其二。每歲至賦使永州之牧輸二蛇。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牧守遂募召永州之民有能捕獲此蛇者當其

腊音苴　餌音二　瘻音漏　癘音厲

未知賦稅之酷則聞祖父之死于捕蛇當亦惻然

田租之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永之民人争奔走以捕蛇庶幾免租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有姓蔣氏之家善捕蛇專其免租之利凡三世人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問其人則爲之言曰吾祖死於是捕蛇之事吾父死於是。吾父死於是捕蛇之事亦如此。今吾嗣爲之十二年。今吾嗣父祖之能而繼爲此役十有二年。幾死者數矣。幾近于傷死者頻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汝果以是事爲毒而害之乎。余將告乎涖事者。我將告乎汝永州之涖事牧長更若役。更革汝之所役。毋令捕蛇。復若賦。亦復汝之賦稅則使供納其田租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捕蛇之危。言若甚慼。許之以更役復

二句一篇之綱世人果有苦于征賦而逃服雜役者請閱斯言

賦則大憂慼且汪汪流出涕洟則其恐懼悲傷之意尤甚焉君將哀而生之乎吾將抱哀戚以求一祿生意乎則吾斯役之不幸則吾斯捕尤未如再蛇之役共不幸者邇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復吾田賦之不幸尤甚于賦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吾向不為捕蛇則吾病困于田賦亦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鄉鄰之人生意日蹙蹙迫而不聊生殫其地之出殫其地土之所出悉供王賦竭其廬之入竭空其家穀粟桑麻之類皆無留藏號呼而轉徙號泣呼叫無可奈何不得已而轉徙他鄉饑渴而頓踣無食而餓無漿而渴又旦顛頓道路僵仆而踣焉觸風雨犯寒暑呼

殫音單

死于捕蛇十之三死于賦稅十無二三爲此所以不願更役

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流離困苦而死於道路者，骸骨交積相枕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非死於追呼賦役，則已遷徙外州矣。而吾以捕蛇獨存。彼苦於重斂者如彼其難保，而吾以捕蛇之役而獨存其家焉。悍吏之來吾鄉，暴戾之吏執州縣文移來吾鄉里。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鷄狗不得寧。悍吏之來，鷄犬一空，是畜類亦不得安其生也。吾恂恂而起，真情真語 吾於此賦役而不及於我，乃徐徐而晏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而吾蛇尚藏于缶。則弛然而臥。則弛

緣此所以情願捕蛇

隳音規　弛音矢

猶存之中又有所利所以不願更

三四轉愈轉愈緊

一篇主張

然而眠。安肆無憂焉

謹食之。謹愼加重以養食之。時而獻焉。俟其時之所需而用王貢于上。

善形容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齒猶年也

退而閒居。且得甘美其食於土地之所產。因以盡其天年。殆非死而徙者之比也。

蓋一 一

轉 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其餘時則熙熙而樂者。皆不憂賦役之事也。

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豈若鄉鄰之人。旦旦有是賦役之憂者哉

二轉 今雖死乎此。今吾終雖死于此蛇。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比吾鄉鄰被重賦而不幸以死者。亦已在後矣。

又安敢毒耶。又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且求以更役耶。

三轉 余聞而愈悲。前見其事。既以悲之。今聞其言。又愈悲焉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家語云。孔

此轉尤佳只
此一句便結

子適齊。有婦人哭於野。夫子聽之。曰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荅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此篇用此爲證極好。料當先得此一句。然後爲此時一篇之義。　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四〇轉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蓋採下民之言以觀人風之微惡。柳子厚此作。直欲俟上之人。觀人風者採取之。庶以薄其稅斂焉。亦憂時之意也。

樓迂齋曰。冒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徦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

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幹旋。有無限悲傷悽惋之態。

林見素曰。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規諷世主。是有用之文。非相如楊雄之流也。豈可以非漢而忽之。

王槐野曰。此篇專譏賦斂之太重。前面與捕蛇者應荅。抑揚傷感。末後用苛政猛于虎事甚切。益先有此一句。所以有一篇之意耳。

此段是論一車之說

說車贈楊誨之

柳宗元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桴。山而俥。上而

此叚是論衆車之具奇語奇情

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華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

到此方說入楊誨之

影一車衆

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軛。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

來起語有應而結以車說法老

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鍾伯敬曰子厚之文多峻峭鑱岩而骨理特深

汪玄杓曰此篇一喻而兩截每截中各有轉折起伏至發題處仍應前喻如鏡花水月實實虛虛漸漸說入佳境

標其外廓眈
其中倘者終
被人勘破

黔之驢 黔音虔地名

柳宗元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慭音亂沮也傷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音傅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踉音琅跳躍也莊子跳踉井幹之上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

數句收拾精神

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茅鹿門曰。殷浩敗於山桑。房琯敗於陳濤。亦此類也。

胡時化曰。此柳子有感之言也。小大之不敵。若驢與虎然。彼不量力者自取滅耳。然大者亦無足恃。

以易語立說便有本領

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

此言水

此言風

四如字接相推相陵說

二如字接旋辟相顧說

文學莊子連用數箇如字

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此合言風水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音移蜿蜒音遠延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音免微綠也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

如刻錦剪翠

一篇關鍵在此

言文出于無心方爲至文下文皆發明此意

又借二物形容不枯淡

（六如字接上橫流宛轉說便含方意）

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

（又進一步）

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

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

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

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

（此轉尤精神）

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

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

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

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

百尺竿頭進步

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唯吾兄可也。

妙絕古今云。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功言茲論。兩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在此數句。其放之也。有萬斛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至文也已。

茅鹿門曰。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

許多變態來。令人目眩而未結意思尤高。禹之平水土。孔子之作春秋。與凡聖賢之建功立業。著書立言。皆非得已也。

渻指有養之人而托稼以發

以上言稼之美爲第一段

喻指無養之人言稼之不美爲第二段

此段引到古人身上爲第

稼說 送張琥

蘇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更迭也休息也）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音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音只）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

三段

大約工深力到自然足以建功立業如稼之美然

應前自家耕田引歸自已身上爲第四段

眞痛癢

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待於剛虛者養之以待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應一富人之稼一段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子瞻與琥同榜及第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應前今吾十日

此兩語是本意止關鍵緊密

之家一段

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末收掉乃自表其相愛之情。無異昆弟。見得告吾子者此言。卽告吾弟者亦此言也。

謝疊山曰。首截托物發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養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無養之人。看後截議論自見。措語更有斟酌。

樓迂齋曰。觀坡公此說。豈以一世之盛名自

居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錢豐寰曰。雋利雅逸。讀其文。可想見其人。

鍾伯敬曰。厚道之文。

汪玄杓曰。此文以稼喻人才。而歸本于學。有見。

陡然起

解

進學解　　韓愈

按本傳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爲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至七年復爲國子遷爲博士。後爲四門博士矣。及爲御史之後。又遷爲博士。及元和八年癸巳。愈以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喩。發明已意。執政奇其才。遷比部郎中。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爲國子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設爲國子先生之辭。）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四句起下不明不公）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

業精四句特起此四句不明不公意

四段從能精業成二語來然一轉正破不公不明

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成就人才也）蓋有幸而獲選（爬音琶）幸字有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已上一篇張本皆勉勵學者之辭句法遒徤）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設爲弟子之辭）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以下皆先生之美事）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二句是讀書法）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

兩句有功于斯道

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先生之勤於巳業

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苴所以藉履語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罅孔隙也漢書云冠雖敝不以苴履補也綴緝也苴包裹也謂綴緝包裹儒術之罅隙破綻處張皇幽眇。張皇鋪張而廣大之也此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者則張而大之也

觝音抵

工而雄

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以上稱先生之勞於衛道

沉浸醲郁。含英吐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周書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五篇是也殷盤商書盤庚上中下而篇是也佶屈聱牙。聱牙謂不入耳難讀

聱音敖

上三段論業精此段論行成可見平日躬行工夫少

此下言其不遇正破無患有司不公不明

艱澁貌。春秋謹嚴。一字襃貶謹而嚴毅。左氏浮誇。左傳之文釋經而修飾若浮虛而誇大。易奇而法。易之變易甚奇而正當之理可法。詩正而葩。詩之義理甚正當而辭之藻麗實華。下逮莊騷。逮及也。莊子有南華經。屈原有離騷經。太史所錄。太史官名。所錄謂史記漢司馬遷作。子雲相如。揚雄字子雲。相如姓司馬。字長卿。同工異曲。工。樂工。曲。曲調。猶樂之同工而異其曲調。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言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以上言爲人之成立。然而公不見信於人。上四段稱美。此一轉辯難。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

借目前事爲嘲諷

此引起宰相用人有規諷意

（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令。）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設爲先生解弟子之辭。）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左傳注：椽也。）欂櫨侏儒，（宗，屋梁。桷，榱。欂櫨乃柱上附梁。侏儒，短椽之屬。）椳闑扂楔，（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扂，門扃也。楔，門兩旁木也。又曰：闑，門梱。扂，闑柱也。楔，柣也。爾雅：樞謂之椳，扗地謂之闑。扂，閑門也。棖謂之楔。注：門兩旁之木也。）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朱子曰：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玉札，玉屑也。丹

詩之與體

宗音　椳武　方反　欂音　薄居　音點　居轉　反楔　區傑　反

砂。朱砂也。赤箭青芝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山小室。青芝出太山。四者皆貴藥。牛溲馬勃奇詭草名。馬屁勃。〇牛溲。牛溺也。馬勃生濕地。如菰而圓且輕。二者賤藥。敗鼓之皮亦賤藥也。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紆餘。屈曲貌。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史記傳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鄙儒。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溲先㕦反

犖音落

言二賢不遇
正以自解

人出怨言而我獨省

前業患不精四句及動而得謗四句大有補于學者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含不盡之意今先生學此先生是

自謂對弟子之言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此之孟荀自謂足矣猶

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

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古本作促促窺陳

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占地位

此三句自解之辭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此見無嗟尤意以綜解弟子之意

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爲楹。杙。橛也。楹。大柱也。而詆醫師。詆。詆毀也。以昌陽引年。昌陽。即菖蒲也。食物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一十九節。久服輕身。不老延年。欲進其豨苓也。豨苓。即絹苓也。或作稀合者非。○應前醫師匠氏之說。

孫子樵曰。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

樓迂齋曰。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

皆屋上架屋。章摹句寫。及韓退之進
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鄒東廓曰。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
句。全得左氏妙處。
孫月峰曰。大旨從客難解嘲等篇化出。而句
雕字琢。筆筆生動。絕無摹倣之痕。讀
此當知肬換之妙。
茅鹿門曰。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
主意專在宰相。盖大材小用。不能無

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巳。最得體。

不可知者以起下文聖人者必知麟麟爲聖人出也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先立此一句 言麟之爲靈物甚分明。○麟仁獸。麏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爲四靈之一。詠於詩。毛詩周南有麟之趾。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是章法。雖婦人此見昭昭處一篇眼目小子皆知其爲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爲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然麟之爲物。不可畜養於人家。不恒有於天下。麟爲四靈之一。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若牛馬犬豕

轉上何等變化波濤

應前意

豺狼麋鹿然。非若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常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於牛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馬者鬃鬣可辨認。鬃鬣類於馬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於世間。吾皆知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不知其爲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爲恥。變化句法。更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爲麟

轉換過接處段段特遊斡旋曲折

以德不以形止與爲靈昭昭也相應德字卽靈字之意惟德故靈

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乃爲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知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筆與更進此一段又高。麟乃仁獸。爲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謝疊山曰。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爲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第二轉說雖麟不知其爲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旣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爲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旣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爲不祥也。第六轉說麟

之所以爲麟者。以其爲仁獸。爲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此等文字。筆端圓活。能生議論。

錢鶴灘曰。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又由祥說歸不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超卓。

孫月峰曰。只將祥不祥兩字抑揚開合轉換不窮。筆力如此。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此奇兵也。

鍾伯敬曰。退之論龍論馬。又解獲麟。蓋以三者自喻。故每篇中皆有爲之言。觀者當自得之。

釋言　　　　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于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于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

入題

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
張署 李方叔 昌黎
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
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
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
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
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于敵以下受之宜以
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于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于二者雖日勉焉而
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

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于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于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机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于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

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于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翻前語）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二轉）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于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

諸引語而什之從劉向災異封事來

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于天下而偕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迩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

三轉

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于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謫我于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謫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四轉　五轉　句結

茅鹿門曰。篇中憂讒。始則述傳與者之言。再則托己之自爲解。三則不能無憂。四則又自爲解。五則又入李翰林之並相。末復自爲解。

以識見論夷千古未發

比勘到極至處

纔定得品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葢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舉世非之則甚于一州一國矣天下一人言其少也至通天下歷千百年始有一人更言難得矣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不止舉世非之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

形容到日月太山天地止矣

都是信道篤而自知明處

應前句該括許多議論

以不好形極好

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此見其不雷同處。）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應前意。）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恆情實然。）一凡人沮之，（跌倒）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闡其獨邁羣倫處。）夫聖人

求又照着定
品處有力

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此見其有功世教。

唐荊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袁中郎曰。伯夷之行。眞可謂卓超千古矣。非昌黎不能發揚之。

汪玄杓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

提中散事許參晞嘘

引眞人言有自幸意

佛經以煩惱得菩提亦此意

藥誦

蘇軾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唫。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旣殺中散而悔。鍾會聞嵇康名。造之。康不為之禮。會深銜之。譖司馬昭殺之。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眞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頹陽之風。昔巢父嘗牧犢。以樹為巢。寢其

盧醫扁鵲俱以此道活人眞良方也

枯客弃議紀奇

上。堯以天下讓之。巢父曰。君之牧天下。猶予之牧犢。無用天下爲。以堯污其耳。洗耳於潁濵。又以爲耳污此水。驅牛飲其下流。○陽卽伯夷餓死處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葷血。旣以自養。亦以養人。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麨音炒。糗也。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

主桔客弃議論絶奇

日誦中散眞人言者三長公到此不以詞賦指摘人矣

所謂亦復何須得食落此二句時聽絶倒

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旣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楊宗器曰。昔畢仲游長公門下士也。貽書與

公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則紛紛者悠。或至眇公之事矣。嗟嗟。籍長公味此語而用韜晦。何至取中散眞人對病之言。日誦之者三哉。

陸貞山曰。逮繫得釋。至其謫儋耳時。幾不免爲嵇中散矣。此藥誦。幸其得免意。

叙功位政兩層有脈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灾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灾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

好議論

又洗發

見地平天成事業獨出于神禹

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追推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

及其後世

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行。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

一轉更入化境

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兹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

以禹垂範來世名言

穆遐迫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

詞更補前未及

者仰則于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功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鍾伯敬曰以禹聲教四訖萬世永賴而子厚以功位政該之以德字足之表之爲

帝王之範。句句字字。精切宏偉。而後惜其末裔不能法祖。天命歸殷處。一段表揚一段感嘆。見古來官家禪革。以德爲主。不刊之論也。

先以疑說起以鼓文勢後末以考信結一篇之局

喻聖賢挺生天實定之

三槐堂銘 幷序

蘇軾

天可必乎（設疑起）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暗應王公世德

此出王公世德

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應

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暗指宋國）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暗指文晉公）（暗指文正公）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厚施）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不食其報）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王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文脉究）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

見三槐之驗不止文正公又以屬于後人見王氏之得天未已也

引李相形見無有及王氏者

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應○上○）前言其可必也審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决詞·以應天可必乎之說·（轉盻有情）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王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比擬好）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

收煞無懈語是學史記

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

莊子有德克符見下字不苟

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勁健）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紀事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京。祐別太

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經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他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召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朝賓送於東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鍾伯敬曰。立意高。造詞雅。機局有次第。至說天心福善之理甚透。而王氏父子祖

之賢益彰矣。

汪玄杓曰。發揮天人。意好理徹。然亦長公緒餘。至于銘詩。則超越千古矣。學者讀之。須先看序。隨看銘。想他前後如何下筆。作文便不凡。

叙潞公却於契丹使改容西羌首領願獻馬事詳悉以見其爲德威處

二人關係治亂由於上人之用不用如此

德威堂銘 并序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文彥博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宴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

敘事詳悉

潞公素望碩德華夷著聞如此

畱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舘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酧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服天下。至於

引書根據

到此方挑剔德威二字是前虛後實法

結發得德威堂光景

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脩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廟廊前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

洛師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晃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人。四方其訓之。

王鳳洲曰。潞公爲相。制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朝端重。臨事果斷。有大臣風。成功退居。朝野倚重。坡公歷叙其行實。而獨詳於心服虜使一節云。此方是其德中之威也。

敘恕先簡淨不繁

鍾伯敬曰有見之言

郭忠恕畫贊　　蘇軾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陜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

鍾云處俗人有法

恕先去鬚亦落拓矣其曼倩曼卿之流乎

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鎭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寳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内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鬚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

預知死期而死又止存衣衾恕先其卒行廣之流乎

輿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及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攙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王聖俞曰叙狂態曲盡

鍾伯敬曰異人奇事却寫得有本領

卷之二十二終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十三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設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寫出漁者如画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

漁人貪心萌矣

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
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
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
飼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
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
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
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冐懵環抵淑（音叙 水名）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

漁人貪心不止

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

魦音沙　鱣音善　鰋音偃

漁人貪又不止

上意言晉之貪

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修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

范中行之貪

三卿之貪

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鯋鱮鱣鱷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脘其鱗鱠其肉。剉其腸。斷其首。而弃之鯤鮞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爲羣鮫

插入

挽上一絲不漏

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蹷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咸在几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擢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鼂鼃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

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鍾伯敬曰。諷貪得而招敵者。而文亦極力摹寫。

汪玄杓曰。局法得之莊辛幸臣論。而中間一線聯緜。略無跡痕。奇品神品。

先立正論不才設爲辨難

翻弄好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

客　主　第一段客主平起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

一難　一解　客　二段主客稍有輕重

語勢自別

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憂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

二難

二解

客

主

第三段才極意於主而其議論奇絶痛快

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又難解實借客作筆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茅鹿門曰通篇以客形主相爲發明

此言晉之山川

形勢之盛

立喩錯綜

晉問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覦闚蹀戶愓若

撐音棖

形容地之盛載

形容川之浩瀚洄湧

僕妾其接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蟿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麋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委泊涯涘呀呷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鍋于巘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

蟿音戴員鳥名

巘音急

生下節意

兵器之利

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檣櫓之所御鱗
川林鏊驟雲逝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
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巳
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
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
克為棘為矛為鍛為鉤為鏑為鏃為槊為鏶出
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

三喻若一句

論兵器便有一箭定天山之槩

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覞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兩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

生下節意

馬匹之奇

論馬直與畫馬相似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信意落筆自

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溶溶紜紜轠轠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駢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

轠音雷 駹音旁

然超邁不減莊子馬蹄篇

東坡有韓幹畫馬贊亦肖其神

赭浴川戲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開合萬狀喜者鶻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騣霧鬣斸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久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溲更虛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螽集啾啾潗潗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

坌音奔騣音宗斸音竹 齗音銀齒根肉 齕音歇齧也啾音秋潗音

材木之壯

取材伐木之聲五音出于筆端

推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
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
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
凋內貞滀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
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
漱泉源之淦濙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
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

集泉出也
滀音畜墨汁也
巑音攢岏音完
淦音鑯又

取木下山浮
河渡海亦入
畫圖

振連巒梀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
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瀰瀰洶洶虈虈若
騫若崩若蟠龍之鬬颩霆相騰其烅而下者札
巉捎殺摧崪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鶂鸛鶖鵠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
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
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
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
蹙匯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追臨乃下夫龍門

幹濴
音營
水迴
旋也
梀音
子果
名

棟梁之需所
孫亦運

之懸水。摺拉頹踏。捽首軒尾。須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洄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崢。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虒祁既成。諸

魚膾之精

讀惠子濠上之觀可樂讀此只覺可畏

疾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罶麗罜纖維其間巨舟軒昂仡仡廻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裂白黿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湑搜攪流灘掬縮摧移罛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躃擁踴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摘奇文出

罜音鹿

網羅而取之
鼎鑊以烹之
匪觀魚之樂

有生下意

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于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爨切莫保龍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鱨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餐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捽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魦音沙 鱨音嘗 鮪音委又有 鰋音彥

鹽利之厚

禹貢註謂彌望皆斥鹵是也

已煑而成鹽一望如雪亦大觀也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灑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樹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浸潗濕滑汩彌高掩庳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迴

塍音成田畔也

瀴音嬰

鹽之成形可把可玩如遇方成圭遇圓成璧

鹽之利賴不惟民用且以上供如厥貢鹽絺者

駢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纍纍奮儹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笙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十于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巉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驘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

皛音曉纍音密皛明顯也

實其利之之功

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之以霸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

前六段止言物産此段是論晉霸業之盛

縷縷陳述句法直是左氏而更精彩

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明行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

斥伯業又是生下意

繼之以帝王

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攘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

歷引堯之放勳處見晉有遺風

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

儉讓五字一一回應

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謀則通于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悟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于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茅鹿門曰。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盖文章領袖也。其後繼者有七激。七辨。七問。七廣。七啓。七釋。七命。

七徵。七林。等篇了無新意。自子厚晉問出。止用其體。而超然別創新意。機杼整密。激越清壯。漢晉之問諸篇之弊。一洗而開生面矣。

鍾伯敬曰。前備言晉之物產。首之山川。山川其本也。所言兵器良馬美材佳魚鹽利之美。足誇示天下矣。至言齊桓霸業之盛。則物產不足言矣。終以唐堯之風。則霸業又不足言矣。文章似此。

方有歸重。而議論格局。則過于枚乘矣。

雖奬善亦濫恩

此人子之常分顯而易行者

鄠人對　　韓愈

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韓愈論之云云。

鄠有孝而旌門者。乃本其自于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令尹謂京兆尹。鄠大夫嘗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親疾則止于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苟不傷于義

鄠音戶

旌門免輸恐輕國典

說得透徹堪令剔股者愧死

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合孝道亦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辯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辯其祖父皆無孝矣使或陷于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于逆亂以是而生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其字）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腰于市而已黷于政况復旌其門

汪玄杓曰。曾子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蓋以父母而重也。苟父母是爲。奚身之足有哉。雖不合于義。亦不暇顧。所以刲股之舉。縱出于一腔之誠。然事親貴于養志。致父母惟疾之憂。則我之傷。未必不甚其自傷之痛。我之死。未必不甚其自死之悲。萬一親爲子傷而亡。是反速其亡也。已則受傷而死。親不能保。是賊親之命。貽以

賊親之志矣。當奈何。

名實二字一篇眼目

引四不及愚者以實得名也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

較四水頗有實用

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

享其利而汙其名從其實也

溪有何說

而南者兄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

感時隱隱自露

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廻隱蒸鬱之與曹螺蜯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鬪鬪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

子厚爲己一段坎坷生發前意愚溪有靈當爲嘆息

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濕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

陳被繭後光景

折服愚溪恍然若醒

仆匽蝪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茅鹿門曰柳子自嘲弁以自矜

鍾伯敬曰盧生邯鄲一夢子厚借作溪水發輝失意時乃作得意文字

君子讀此可以安命

賢而不遇或天所以固其德

不賢而得志或天所以速其禍

推命對

王安石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俟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

引文王孔子之不幸

又翻前時也荅也四句

行必義反仁義而禍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
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
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
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
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
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
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
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賢者賤天人之道悖則
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

三段言合悖與悖合相半窮理至極

結出正意

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卋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鍾伯敬曰。命字而以天字破之。議論有主腦

前言時咎。後言合悖。可謂發史遷伯夷所未發。

撰辭

寫入神鬼處恍惚縹緲盡史不及數個若如字模擬精神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

是爲窮○是爲鬼

糗音丘上聲乾飯粻音根糧也彍音霍張弓欻音旭忽也

窮居其功

一篇情緒在此句上生

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見得始終固守）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趣）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應）太學四年朝韲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自寫悲憤）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于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予能盡言可謂聖

若直說個五有何趣味

語皆奇矯悚目

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

打運得妙

將好處作不好說其實見得自家所守者堅固此而窮

前寫聞此寫見皆人難着筆力處

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寃凡此五鬼爲我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于予雖

縉一時俗後恭壓絕

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坐。

孫月峰曰。語語諧謔。無不入妙。此是韓集中遊戲三昧之作。

鍾伯敬曰。上宰相書。嗚之執政而不得。進學解。托之門徒而不暢。此又質之鬼神矣。善寫悲憤。可以怨矣。

汪玄杓曰。公天挺忠直。百折難回。不以威屈。不以貴淫。堅白其守者。終身如一日。

蓋本自性生。雖欲矯揉而不可得。此篇實公自表之文。不可草草以小品視之。若其中叙事未了。忽入辭令。辭令未了。雜以祝言。模景下字。奇怪莫能端倪。句句不出本意。又句句不失地步。洵神化矣。洵神化矣。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

餐音看

實而虛

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十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濆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螺蠏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

歘音旭懇也

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顚倒逢
嘻巳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狗勢射利抵巇中
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
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巳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
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
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
若效之嗔怒業巳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
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顚汗睢盱逆走鬼
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

狴音俾 犴音寒

文中之画

此下更綴不板

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目衝突。鬼
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
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
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
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
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
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
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
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

鉗音乾

啽音弇。哢音弄

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其老醜嚚昏莽
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
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胷
歐。大赦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
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
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
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
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

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衣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耻謟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果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懼抱拙終身以死誰慯

茅鹿門曰、韓之送窮類此。而描寫處沉鬱遒
茂不及韓。

王絳山曰。予覽子厚所托物賦文甚多。大較
由遷謫僻徼。日月且久。簿書之暇。情
思所嚮。輒鑄文以自娛云。其旨雖不
遠。而其調亦近于風騷矣。

鍾伯敬曰。其文與昌黎之送窮相上下。而所
占地位下一格。

四句分用農桑

五句合用農桑

寧自引咎洵有子民之心

祭文

潮州祭神文 五之一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旣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

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極也。神其尚饗。

事神供上

使神亦不得辭其罪

劃劙音或蠡割破也

汪玄杓曰。卓練緊嚴。而短篇中連用十五也字結句。乃知杜牧阿房宮賦。歐文忠醉翁亭記發源處矣。

祭田横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脱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

昌黎素自期高義故因感而發

伏寓意

博觀正爲今世所稀

一轉妙

收得有力

哀其無成而歸之天命

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詞而薦酒䰟髣髴而來饗

引尼父以美橫見五百人如七十子之服也

茅鹿門曰借田横發自已一生悲感之意

鍾伯敬曰欣慕之情哀傷之意僅于百餘字中括盡無餘字字金玉真命世作也

汪玄杓曰横一人死而五百人皆死必有所以得士心者故文公歸之天命意見超邁發史遷所未發

見道之言

怨而不悱

悲而不傷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文苑作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較。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黃。（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罇。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罇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馽。羈馬絆也。莊子。連之以羈馽。羈。馬絡頭也。）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

馽音至。知立切。

學太史公語見子厚銳于進取之意

念及臨終之託惻然

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謂子厚）子之文章而不用（應巧匠句）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應不善爲斲句）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汪玄杓曰。前立兩喻以慰子厚。中出子厚以惜子厚。末憶子厚之託以哭子厚。同道同遇之交。自與別文不同

從幼艱苦之狀平生離合之罔俱傷心慘目

祭十二郎文

韓愈

維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此自敘少孤苦）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此言家世無人）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嫂亦賢）汝時

自此始與姪相離

因合離不常竟不能合而遂死詞直情真

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一合）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一合）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一離）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一離）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此言不少合而遠死）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此追恨不得常合）

此際只自料

竟不可料

別終當久與相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二字也意義相近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恍光景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眞耶信也吾兄之盛德

將信其死又疑其不死將信其不死又傳者以爲死疑信之詞正是不欲其死之情

雖然一轉言已亦不可必回顧上寄孟東野書上意

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言已亦將死）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有生不遠死可謂達）

又恐其子不得成立疑懼之端益見其愛之深

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愈見可悲）
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
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汝之子始十歲者。疑爲湘也。吾之子
始五歲者。疑爲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
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
進士。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
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
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
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
此言死之月日不的
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

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

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計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言敘哀痛之意）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

六者皆極可哀而情意悱惻

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窆音便，下棺也）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責

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盡。待作）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至情中流出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

盡可哀

耶。嗚呼哀哉尚饗。

樓迂齋曰。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悽惋。道出肺腑中事。而盎然慈良之意見於言外。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唐荊川曰。歷敘生前離合之緣。復計死後兒女之事。反覆曲折。悲痛悽惋。眞骨肉

至情。不覺其言之至此。

茅鹿門曰。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淒切。祭文中

千年絕調。

祭鱷魚文 鱷或作鰐義同音惡

韓愈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擉指也禦捍狀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

以正義發端

誇示唐家聲勢張大刺史

擉音託

威風而復以理諭之勢劫之

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刺史爭土說

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一篇領神）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今他心服）不安潭谿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又得他心服）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今徙之）

伈音袛恐懼貌睍音顯

使之知所趨避而且假之以時日猶之令他從容悔過

與上文鱷魚有知句相應

結尾似司馬相如諭巴蜀文

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海有處分）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周到）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總）（到此不可恕之）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

無悔。

按鱷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于水濵潜伏。人畜近。以尾擊取。盖猶象之任鼻也。又異物志云。鱷魚齒如刀鋸。大者長二三丈。四足似守宮。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豈徒以其文哉。精誠有以感之矣

孫月峰曰。開示詳切。逼真訓誥之文。

鍾伯敬曰。公之精神可上通于天。故驅鱷魚直等牟耳。

汪玄杓曰。韓公祭鱷魚文。義理正大。告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裏。

問之天天不可信伯夷顏子皆然

祭呂衡州溫文

呂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書吏姓名）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

意從太史公之報施善其何如哉來

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戡

文字有抑揚終難以天厄爲榮也

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輿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徃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

發此一段意見其人雖亡而其精爽英靈發揚昭著如此讀之增感慨

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照臨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卿即慶字）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鬼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

呼化光。庶或聽之。

鍾伯敬曰。此文直與屈原卜居詞相伯仲。而悲憤之情溢于言外。

先言其文後言其心可謂知之深者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艸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

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鍾伯敬曰。此文語簡而意有餘。詞氣充發流動。所謂捕龍蛇搏虎豹者耶。

汪玄杓曰。退之送窮文。窮鬼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得窮鬼力也。歐陽公祭子美

云。惟人不知。乃窮至此。又云獨留文章。照耀後世。亦得窮之力者。此可謂深知子美之心。

進退二字分二柱說起

又合說二句然後發下意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思所以自放於閑適。公居於家。心在於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於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

四句二篇文脈湊聚

似欲行便行欲止便止

末叙無限感慨

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饗。

有關鍵

鍾伯敬曰。寫盡老臣憂國之懷。即范文正公所謂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是也

幾句氣鬼流動雄偉

從生平氣度猶冀其死後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

之爲寶爲瑞

[illegible]聯蓬蒿

後來題外生意

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鼯鼪音吾生

鍾伯敬曰。淒清逸調。仍慰藉之詞。

汪玄杓曰。字字痛哭。讀竟而哀不止。

六句已括盡生平

歐陽公以下並遵諱

祭范潁州文 仲淹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開封尹）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生色）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

公爲參知

必有所指

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經略西夏 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于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脩。偷墮勉强。彼闒

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
尚有以為神乎孰恐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
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訏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敝絺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
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
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醪羞嗚呼
尚饗

茅鹿門曰荊公爲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故於其歿而祭也。其文多奇崛之氣。悲愴之思。令人讀之。不能以不掩卷而涕洟。

鍾伯敬曰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荊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嗚咽。可爲兩絕矣。

起端數語便見盛衰興廢之理看他歸結處轉盼尤工

此段評公之著作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

公疏宜用杜范韓富忌者致公罪遷知滁州

仁宗疾甚太后權為處分兩宮致有嫌隙公進曰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

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

收束正應天理渙漢意首尾有情

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鹿門曰介甫此文慷慨悲哀詞氣雄傑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合之迹

形出詹之文辭

哀辭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享，必召與之。時未

已與詹相知始末

以下俱在兩人交情

兩人交情深則所言詹者眞

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
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了詹案）
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
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
始相識日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
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
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
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

伏脉爲下榮父母意

醒眼

又振起寫詹之心事

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魚力切。岐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非本傳故美詞只數語）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

以上寫詹之心事一一刺骨

應慈孝景隆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于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其辭曰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

解父母之悲

哀詞情俱宛曲

一句轉有餘情

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
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
詞中亦只疊寫詹心事而弔惜意少
壽命不齊兮人道不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
山川阻深兮鬼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
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
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
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
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

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兼欲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無惑焉。

鍾伯敬曰。文公此文知歐陽生者深。故情意兩切。死生俱慰。佳絶佳絶

汪玄杓曰。小序極工。多悽愴嗚咽之情。而哀詞尤典雅。

首歸之天
言妬賢者
又申言天
想象有光景

獨孤申叔哀辭　韓　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本莊子

茅鹿門曰。悲痛特甚。詩之能怨者也。

鍾伯敬曰。一辭中言簡而味長。全屬自爲悵

歎。不屑于事實間摹寫。

卷之二十三終